

陽明全書

冊六

卷之三

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八

附錄七

世德紀附錄一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

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妒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朝在市冤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冤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因奉敕勘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銳

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 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 詔旨天下方快 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旣白賞罰旣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妝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 欽依原搜簿籍旣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

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 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況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遺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 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刻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佖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旣至賊必易圖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

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卽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爲賊巢財皆賊賊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爲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燄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

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達何爲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僞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卽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卽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寃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然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

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

光祿寺少卿時作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託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託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卽譏讒蜚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姦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

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構逆虐燄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懾憂

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姦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敕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齎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

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託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旣出擲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於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姦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於浙之山陰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實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內太平所謂徙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爲姦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

選杖毒決碎尻折脾死而復甦流竄瘴裔久方 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乏
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視效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
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
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涖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境
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
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尙書言者又謂不當
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 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食之宴所費幾何
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
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
頒 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況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
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
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廢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卽令
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入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卽死於水皆無廢子副

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賢致怒讎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兼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況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敕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廕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効力之勸臣不勝懇悃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 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勦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 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弔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 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勦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

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 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數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 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沈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

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 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

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入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勦田州思恩也乃不勦田州則亦已矣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旣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

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 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姦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

尙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
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
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惟禍
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
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姦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
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
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
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
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
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
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臣
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
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